

旅居上海三年雜感

城市的老味道

◎ 潘國正



上海市政當局把世博做為城市升級的戰略工具

「今晚是新竹人的聚會：

譚媽媽用米粉搗丸接待大家！」手機上出現這一行簡訊，讀來很是溫馨。二〇〇七年到上海服務，很久沒有品嚐新竹米粉、搗丸的滋味。家鄉的老味道，最能牽動思鄉之情。搭著輕軌電車，循著老味道，前往新竹中學同學、在上海執業律師、擁有海峽兩岸雙博士（大陸北京大學和台灣東吳大學法學博士）頭銜的譚

湘龍老友的住家。

記憶中都有老味道

一進門，桌上是譚媽媽炒出來一啜一啜的米粉絲，配上燒燒的搗丸香味，這樣就可以抒解鄉愁，很是神奇。每個人的記憶裡，都有自己獨特的老味道，一張味覺地圖。在大陸工作回新竹度假時，一定把昔日的餐廳、食堂和麵攤吃一遍，熟悉的老味道最令人眷念。

我終於理解二〇〇六年風城購物中心內日系JUSCO超市宣布結束營業時，旅居新竹的日本人內心的焦慮，他們甚至發動居住新竹的日本人集體連署，希望挽回JUSCO持續營業。原因是：JUSCO提供他們在日本家鄉才買到的用品和食品，JUSCO有家鄉的老味

道，不能讓它結束。最後日人當然沒有如願，JUSCO最後還是結束營業。

話說譚同學舉辦「新竹人的聚會」，除了譚媽媽烹調出來的老味道外，與會都是新竹人。數一數八位新竹人，有四位是新竹中學的同屆同學，加上一位學長，另外三位是竹東高中的校友，這下子「竹友會」就出爐了，出席者就是當然的理監事了。談新竹的風，談新竹的水，談新竹的人，笑聲不絕於耳。

巧的是，席間大半是出身眷村，「上光復」、「下光復」的話題也出來了。所謂上下光復，是以光復路上的光復中學為界，居住朝東的，就是上光復，朝西的就是下光復。有三個人會居住在公學新村、有二人居住在錦華街興安新村和錦

華街一帶，有二人分住香山牛埔眷村的和警光新村。

非眷村子弟田野調查眷村文化

我雖不是出身眷村，卻在一九九六年立法院通過老舊眷村改建條件後，對新竹市四十六個國防部列管的眷村，進行地毯式的田野調查和研究，這份田野調查報告書，就是今天新竹市眷村博物館展示架構和內容。

新竹市的都市型態頗為特殊，可說是「城市中的鄉下，鄉下中的城市」。規模不大、人口不多，因為面積很小（僅大於嘉義市），人際間層層疊疊，只要提到二、三個人，不是同學、校友、同事、親戚、朋友，不然就是同學的同學、朋友的朋友。科學園區也是如此，不是同事舊識，就是長官部屬，再不就是台清交成的同學、校友的人際網路，讓彼此的交集層層疊疊，形成人情味豐富的科技人社群。

有位自空軍基地飛官退役轉到華航擔任副駕駛的朋友說得好，飛遍世界各大城市，他最喜

歡的還是自己的家鄉新竹，原因是：「住在這個城市裡，我認識一半的人，另外一半的人認識我。」這段話讓我不禁擊掌說：「說得到位！」。有一天在浦雅大潤發賣場遇見他，就發現他正在手忙腳亂的和許多人打招呼，當然我也湊上一腳。

搭上兩岸熱潮列車 擴大視野格局

二〇〇七年秋天到上海服務，走進一個一千六百萬人口（現在已經二千萬人）的超級城市，規格大到讓自己覺得非常渺小。幸運的趕搭上兩岸熱潮這班車，讓視野、格局都變大，特別是參與過上海世博會的超級大舞台，用工作證進出二十多次，穿梭在世界各國館舍，彷彿環遊世界。類似等級的世博會，下一次是遠在義大利的米蘭。可惜的是，當時沒能參觀北京的奧運會，只在鳥巢和水立方施工時看過工地。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對中國很重要，是中國擠進世界列強地位，代表人類文明的兩



在世博發光發熱的台灣館，將在新竹重現

張「門票」。

因為家庭因素二〇一〇年回新竹，剛回來覺得新竹有點像大陸的三級城市。新竹火車站前混亂的交通依舊，貌似未開發國家的城市格局，街道上混雜的招牌，一如世界各國城市的中國城。儘管雜歸雜，亂歸亂，總是亂中有序，只能用生命總會找到出口來釋懷。

新竹小而美 故鄉最可愛

如果要我選擇居住地，我還是在選擇新竹做為家鄉，城市還是小的可愛，有安全感，試想有那個城市可以半小時可到海邊看夕陽，一小時進山區洗溫泉，一流的大學、醫院、百貨公司密度高。居住上海和南京期間，每天看到的天空都是灰的，很難看到一朵層次分明的雲，夕陽是從來沒見過。

記得四川發生地震時，內人打電話到上海詢問情況，我一派輕鬆的回答說：「上海最高的是佘山，還不到八十公尺，比新竹的十八尖山還矮，那來

的地震啊？」

因為做過新竹市的眷村田野調查，我特別留意每個城市的老聚落和傳統民居。在城市現代化過程中，上海市的傳統民居：石庫門，是一張有表情的臉，用大陸的話說：石庫門是上海的城市名片。把石庫門民居聚落活化的案例是「上海新天地」，不過實在太商業化了，東西貴得不像話，一般民眾難以接近，已喪失民居的風情。「田子坊」的石庫門聚落就比較親切，許多民眾還居住期間。

田子坊蜿蜒轉折的空間像個迷宮，卻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驚奇，它也很像台灣的眷村。石庫門和台灣眷村形成的背景有些神似：都是因為戰亂，安置避難或逃難者的臨時性居住空間。

上海石庫門「有頭有臉」

上海石庫門聚落形成的背景是，一八六〇年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組織的太平軍東進，

攻克鎮江、常州、無錫、蘇州、寧波等蘇南浙北城市，迫使數以萬計的蘇南、浙北難民湧入上海租界避難。租界為安置難民，動員商人興建連幢式的石庫門，這也就是為什麼上海話會夾雜著不少江浙一帶語言的背景。

台灣眷村出現在一九四九年，因為國共內戰，國軍部隊大撤退，軍眷撤退來台無落脚之地，先移入者進入日本人遺下的設施：如倉庫、部隊等類似大雜院的居住空間。但眷舍還是不足，加上後來單身軍人成家，婦聯會於是發動募捐興建竹籬笆式的眷村。因為是臨時的、克難的，和石庫門一樣發展出類似的社會網絡。

相較之下，硬體空間部分，上海石庫門比台灣眷村好多了，雖然是十九世紀興建的，卻是「有頭有臉」，石庫門部分設計摹仿西洋連幢式住宅外，佈局大致仿江南民居。正面的大門以石料為門框，配上黑漆厚木的門扇，一副銅

環。石庫門門頭上砌有三角形或長方形，半月形凸凹花紋，氣派有序、厚實穩重。石庫門歷史內涵主要是中西建築風格的結合，有明顯的「混血特徵」。

住石庫門怨石庫

離開石庫門念石庫

石庫門和台灣眷村一樣，居民有親密的鄰里關係，一家烤肉三家香，夫妻吵架、打孩子，整個街坊都知道。同樣的都因為居住密度不斷增強，居民把本屬家庭內的活動，移到巷弄內的公共空間，雖有相濡以沫之情，衝突事端自屬難免。因而有「住石庫門，怨石庫門；離開石庫門，懷念石庫門」的形容。套用在台灣的眷村，「住眷村，怨眷村；離開眷村，懷念眷村」亦無不可。

上海石庫門里弄在最多的時候有九千多處，曾佔上海市區全部住宅面積六成以上。九〇年代初期，上海開始大型重建和開發，土地開發是大陸

城市最容易取得經費的來源。石庫門的老房子自然一一被拆卸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又一幢競相爭豔的高樓，只可惜這些高樓除了高聳入天的量體外，大半是沒有「表情」的巨人。台灣眷村又何嘗不是如此，平面的空間變成立體的大樓，過往雞犬相聞、相濡以沫的空間，都成為沒有「表情」的公寓大樓。

這也讓我想到，曾經參觀北京清華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，清末和民初期間保留下來老建築，文藝復興時代的風情，美得就像公共藝術作品，是校園中重要的風景，十足的歷史感，讓人讚嘆不已。相對於現代建築和不符合比例原則的建築，都醜得難以聞問，而且一醜就醜五十年（使用期限）。

校友返校尋找記憶

不論是城市或學校，我認為應該同時存在三個時間元

素：光榮和驕傲的過去+充滿活力和成熟的現在+有明確遠景的未來，始能成就一個立體、優質和文明的城市。學校亦復如此，校友返校的動機，其實都在尋找過去的個人或集體的記憶，可能是一棵老樹、一排竹林或一幢古典的老房子。因此城市一定要保存古蹟，學校更要保存屬於校友們的共同記憶，列管成為古蹟。

回想民國六十四年進入就讀的新竹中學，校門口的東山街兩排迷人的木麻黃、校園內低密度的日式斜瓦教室，簡約線條的新民樓和有古典風情的劍道館，加上隨著光影變化的廊道，營造出來的氛圍，真是有味道。老味道，才能讓人回味再三，吸引人流連忘返。



北京清華學堂具有歷史感

潘國正

1975 級校友

中國時報退休

現任 IC 之音 FM97.5 副總經理

